

22. 台北市市立牙科綜合醫院設立失敗記

民國 70 年代後期，台大牙科的年輕牙科醫師，也已確立自己的專門分科，人數亦增加，也減少了我出面的機會。那時我才六十二、三歲，還有充分的精力想為牙科界盡點餘力。

那時候，有一李姓的好友，台大畢業後去美國，從事工業方面的工作，趁休假回台灣，便招待他在我家和小舅即台北市衛生局長柯賢忠夫婦，大家一起歡談。自然而然地談到牙科話題，富有幽默感的他，拜託我幫他做可撤式局部義齒的牙床，要求部份用透明的人工樹脂，裏面放兩隻蚊子封起來，返美國感到鄉愁時拿出來看，聊以慰藉，或者可嚇一下美國小姐等等。在彼此坦誠相對、半開玩笑中，很認真地談到這次回來對台灣的印象。他認為社會一般而言雖有進步，可是社會上對牙科卻未見關心，正與美國對牙科衛生、牙科醫療的社會高度關心相去甚遠，道出與牙科無關人士的率直觀點。這對參與牙科三十多年的我，感到真實的回應，內心受到強烈的衝擊。在座的柯局長也對這話題留下深刻的印象及關心，表示有意以衛生局立場來加強推行社會性的牙科衛生以及衛生教育、學校牙科衛生等工作。

忽然想到 1957 年留學時代，訪問過位於美國 Rochester 市，由財團法人設立的牙科綜合醫院 Kodak Dental Dispensary 和 New York 市的 Guggenheim Dental Clinic，劃分牙科各分科做醫療的兩家牙科綜合醫院，如果台北市也能夠成立一個像這樣的機構，那麼一般市民對牙科醫療的關心也會提高，一般